

喬吉集

〔元〕 喬吉

李修生 李真瑜 侯光復 編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喬吉集

〔元〕

喬吉

李修生 李真瑜 侯光复 編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乔吉集

李修生 李真瑜 侯光复 编校

责任编辑：孙安邦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字数：223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

ISBN 7-203-00246-1

I·20 定价：3.35元

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组长 王森浩

副组长 李修仁 霍泛 姚奠中

成 员 张 领 郝树侯 刘舒侠

罗广德 曲润海 蔡佩义

顾 问 李一氓 侯外庐 杜任之 王 瑤 董寿平 梁寒冰

卫俊秀 史念海 胡如雷

办公室主任 孙安邦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任 姚奠中

副 主 任 罗广德

委 员 王志华 冯巧英 孙功炎 孙安邦 师道刚 刘 泽

李 蹊 李元庆 李正民 李可风 李旦初 宋谋珏

张 领 张春山 郝树侯 赵冬生 贾百卿 黄竹三

崔凡芝 阎凤梧 阎宪康 韩生荣 魏宗禹

前言

乔吉，一名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人。据《录鬼簿》记载，卒于「至正五年（一三四五）二月」；又说，「江湖间四十年」。他自己也说：「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么遍】《自述》）。如果他自二十岁左右开始从事创作活动的话，那么可以推定他的生年约为一二八〇年左右。这样算起来，他创作活动的时期应当是元大德（一二九七——一三〇七）年间至至正初期。乔吉有一支【水仙子】，题为《赠江云》，江云可能是隶属湖广行省乐籍的女子。卢疏斋大德三年（一二九九）代皇帝祀南岳时，曾写有散曲【蟾宫曲】《广帅钱别席上赠歌者江云》。从乔吉题赠散曲的内容来看，二者应是一人。乔吉这支曲子很可能是大德年间写于湖广行省。此后，他的足迹遍于江南和东南沿海的许多地区（详见附录二、乔吉行踪考略）。乔吉长期寓居杭州，晚年「欲刊所作」，但未成，「病卒于家」（《录鬼簿》）。

元明时，有人将乔吉的散曲编辑成集，有《惺惺道人乐府》、《文湖州集词》和《乔梦符小令》三种，他编写的十一种杂剧：《认玉钗》、《扬州梦》、《两世姻缘》、《托妻寄子》、《勘风尘》、《荆公遣妾》、《金钱记》、《节妇碑》、《贤孝妇》、《九龙庙》、《黄金台》，有《扬州梦》、《金钱记》和《两世姻缘》三种被明人收入一些杂剧选本，得以传世。此外，传世的还有词一首。

二

乔吉一生无意仕途。他在作品里多次表示过对官场的厌恶，认为官场是「乌鼠当衙」（《折桂令》《荆溪即事》），视做官为「搭套项推沉磨」（《山坡羊》《自警》），并指出仕途的叵测凶险：「功名两字酒中蛇」（《卖花声》《悟世》）「险也呵拜将台！」（《玉交枝》《失题》）他说自己，「我如今得空便都参破，得清闲才是我」，为自己「急跳出风波大海，作个烟霞逸客」（同前）感到庆幸，表现出与统治者彻底不合作的态度。

乔吉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在元曲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总是把社会遭际分为遇与不遇两种，元代推行种族歧视的政策，给知识分子的心灵以重创，以此衡之，元代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不遇的时代。故当时的知识分子，「甘心岩壑，乐道守志者，亦多有之」（《录鬼簿》）。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来是由于元代种族歧视政策的高压，二来是随着佛教、道

教思想对文人的精神深处的渗透，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表现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们日益把社会政治看作一种异己的力量，对社会政治感到痛绝，不恋功名，追求一种疏狂放荡、无荣无辱的生活。而宋以来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也提供了获取这种生活的客观条件，这就决定他们并不象魏、晋、唐时的隐逸者那样身居山林野壑、而是隐于市井青楼。因此，他们一方面寄怀诗酒，视功名如尘土，求得精神上的一种超脱和安适，另一方面纵情声色，追求情感上的快慰与满足。

乔吉既是如此。从思想性格看，他有受道家影响的一方面，这一点（玉交枝）《闲适二首》表露的十分明确：「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炼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其一）「无灾无难，受用会桑榆日晚。英雄事业何时办，空煞煎两鬓斑，陈抟睡足西华山，……」（其二），表现了道家主张从人世间荣辱是非中解脱，追求无为超脱的自由意识。乔吉曾自我描画其形象是：「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编，翰墨云烟，香满山川。」（〔折桂令〕《自述》）他还对道家人物陈抟表示出十分的仰慕，说：「休听宁戚歌，学会陈抟卧。」（〔殿前欢〕《西溪……》）但是，从乔吉现存全部作品表现的思想品格看，城市的充满声乐风情的生活对他更

有吸引力，因此，他虽然对仕途不感兴趣，说「生不愿黄金印」（「水仙子」《习隐》），但有两个是不能丢弃的，一个是诗酒，一个是声情。他一再说自己「酒圣诗禅」、「乌帽诗仙」（「折桂令」《泊青田县》），要做个「风月神仙」、「烟霞状元」。所谓「江湖隐居，既学范蠡，问甚三闾？」「扁舟棹短，名休挂齿，身不属官。……清江畔，闲愁不管，天地一壶宽」（「满庭芳」《渔父词》）、「羨歌舞风流，太平时世，诗酒生涯」（「折桂令」《秋日湖山》），即准确描述了他的这种生活和心理状态。乔吉追慕陶渊明，他说「江湖上陶令风流」（「水仙子」《菊舟》）「自在如彭泽县」（「殿前欢」《里西瑛……》）。他又是杜牧的崇拜者，说「文章杜牧风流，……少年谈笑，薄幸名留」（「折桂令」《会州判文从周……》）。他还有些仿效柳永。柳永仕途失意时写过一首「鹤冲天」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乔吉则说自己「不占龙头选」「不应举江湖状元」，又说「平生脱不了疏狂限」（「行香子」《题情》套曲）「风月都担」（「水仙子」《老当益壮》）。他的「集贤宾」《咏柳忆别》「晓风残月在帘钩」句，显系由柳词脱化而来。乔吉与关汉卿也有点相通。关汉卿在「一枝花」《不伏老》套曲中自述：「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那，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乔吉也自我表述说：「我是个花柳营中惯战马」（《新水令》《闺丽》套曲），「怜花宠柳，未肯回头。」（《折桂令》《感兴》）总之，在乔吉的生活和心理范围内，一向受封建士大夫和文人推重的所谓「屈原模式」具有的那种对社会政治的热情与进取精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陶渊明的隐逸、杜牧的放荡、柳永的依红偎翠、关汉卿的风流蕴藉。

乔吉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再现自我，获得自我，最终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位「酒圣诗禅」、风流浪子。其思想性格，在内质上表现了一种对个性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与他同时代的杂剧家范康，在所作《寄生草》《酒色财气》中写道：「常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醺两个功名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另一位杂剧家沈和则说：「休说功名，皆是浪语，得失荣枯总是虚，……便是握雾拿云志已疏，咏月嘲风心愿足。我则待离尘世访江湖，寻几个知音伴侣，我则待林泉下共樵夫。」（《赏花时》《潇湘八景》）曾瑞也说：「既功名不入凌烟阁，放疏狂落落陀陀。」（《端正好》《自序》套曲）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这种心理意识与精神，可以说，乔吉的思想性格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不少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在乔吉疏狂、放荡、风流的生活，中，有一种情感 and 思想的昇华，这就是对女性的爱恋。此是他思想性格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他现存的二百餘首散曲，抒写男女爱恋之情和赠怀、描写歌妓的有一百零六首，多至半数。在这些散曲中，极值得注意的是反映乔吉与近二十位歌妓交往的曲子，其中赠怀李楚仪的作品，代表了乔吉对女性的态度和感情。赵景深先生在《乔吉与李楚仪》

一文中，对此言之甚详。正是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对女性的真心爱恋，使乔吉笔下的那些描写男女爱情的杂剧和散曲，历经岁月仍未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

乔吉传世的三本杂剧：《扬州梦》、《金钱记》、《两世姻缘》都是爱情剧，确切说主要描写的是一些风流才子的爱情故事，这几本杂剧的题材在当时是常见的并无新意，但唯其对「情」的突出描写，却能使它们于平凡之中见出新意。

从剧本主角的设置看，《扬州梦》和《金钱记》都是末本戏，作品描写的重心在男性一方。一个是诗人杜牧，一个是才子韩翃。二人性格虽异，但皆为风月场中的「情种」。杜牧天性风流，因公务到豫章城，于张太守席上初见歌妓张好好，便有顾恋之心，「意懒出豫章城」（楔子）。三年后，他在扬州再次与张好好相逢，此时这个自称「傲慢宰相王侯」（第二折「青歌儿」）「风流到老也风流」（「赚煞尾」）的「放浪江海儒流」（「青歌儿」），十分倾心，待好好走后竟相思成梦。只因有此一梦，他「从今后风云气概都做了阳台梦，花月恩情犹高似太湖峰」，一心想与好好「鱼水相逢，琴瑟和同」（「煞尾」），并表示爱的专一：「纵有奢华豪富家，倒赔妆奁许招嫁，休想我背却初盟去就他，把美满恩情却丢下。」（第三折「黄钟尾」）他的痴情终于得到报偿，最后与张好好缔结良缘。《金钱记》中的韩翃也是如此。他只因九龙池上

王府尹女柳眉儿留下几文开元通宝金钱为信物，便魂迷意恋，不顾朋友贺知章的劝阻，只身追赶到柳眉儿家中。为了有机会与意中人相见，他甘愿屈身做王府尹家的门馆先生。此后，盼望与意中人相见，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希望，并把这看得高于功名之上：「我若见小姐一面呵，便不做那状元郎，我可也不曾眉皱。」（「玄篇」）以至相思成疾，「饮食少进」（第三折「醉春风」）。不久，因王府尹发现了女儿送给韩翎的信物，韩翎竟遭吊打之苦，但他仍无悔意，后赖李白传旨，得与柳眉儿「成就了美夫妻」（第四折「太平令」）。杜牧和韩翎，是乔吉在剧中塑造得很成功的两个多情才子形象。

《两世姻缘》是旦本戏，主角韩玉箫可谓青楼中的多情女子。她真心爱上了书生韦皋，但被贪财的鸨母拆散。韦生走后，韩玉箫茶饭无心，相思成疾，临死前「自画一个影身图儿」，并作《长相思》词一首，托人带到京城寻找韦皋。只因此一点痴情不泯，她转世为张延赏义女，十八年后与韦皋重逢，再结良缘。元人爱情剧所描写的女主人公很多忠实于爱情的，但象韩玉箫这样因情而死，死而爱魂犹在，转世了结前世缘的女子，是绝少的。把「情」与主人公的生死命运如此紧密联结起来，是《两世姻缘》描写爱情的突出特点。综观《扬州梦》三剧，可以说乔吉是有意写「情」的。他在《金钱记》首折，借人物之口提出「不知情是人间何物？」继而以韩翎为情驱使的所作所为，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安排李白出场做「情使」。显然，剧中人物关系的设置、对人物言行的描写，皆着眼在「情」上。《两世姻缘》中的韩玉箫能转世与情人团圆，也是

因为身死而情未死。此剧在结构上，前二折是一场悲剧，后二折是一场喜剧，悲、喜连缀，以“情”贯之，创造了元代爱情剧的一种新体式。

从曲辞方面看，《扬州梦》三剧最称擅场的也在情词上。此一点给明代曲家影响甚大，如清代的梁子章就指出汤显祖的《牡丹亭》与《金钱记》有关系说：「《还魂记》云：『转过这芍药阑前，紧靠着这湖山石边。』……实以乔梦符《金钱记》『恰行过这牡丹亭，又转过芍药圃、蔷薇后』数语为蓝本也。」章氏标举的这首曲子，乃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情词。明代著名曲家李开先也最推重乔吉杂剧中的情词，其《词谑》一书收录甚多，有《扬州梦》第一折「仙吕·点绛唇」全套，第二折「正宫·端正好」全套，《金钱记》第二折「正宫·端正好」全套，《两世姻缘》第二折「商调」尾曲和第三折「越调·斗鹌鹑」全套。元杂剧是诗剧，曲辞的优劣直接决定着作品艺术上的成败。乔剧的情词写得最好，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传情达意，如《金钱记》第二折「煞尾」：「我本是个花一攒锦一簇芙蓉亭有情有意双飞燕，却做了山一带水一派竹林寺无影无形的并蒂莲。愁如丝，泪似泉，心忙杀，眼望穿……不能够花朵儿似春风玉人面，乾赚的相如走偕远，空着我赶上文君则落的这一声喘。」情如水泻，字字传心，正如任讷《曲谐》所评：「意境之妙，飞越毫端，只此一曲文字，不独于本剧为精湛绝伦，并为元词中放一异彩也。」前人论曲有云：「曲也者，达其心而为言者也。思致贵于绵渺，辞语贵于迫切。」（张琦《衡曲麈谈》）正可移用于对乔剧曲辞的评价。乔剧的曲辞还有语隽词美的特点，如「隔纱窗日高花弄

影，听何处啖流莺，虚飘飘半衾幽梦，因腾腾一枕春醒，趁着那游丝儿恰飞过竹坞桃溪，随着这蝴蝶儿又来到月榭风亭，觉来时倚着这翠云十二屏，恍惚似坠露飞萤，多啗是寸肠千万结，只落的长叹两声」（《两世姻缘》第二折〔商调·集贤宾〕）。字韵声情，皆富于词的意境，能出隽美于流畅之中。当然，乔剧的某些曲辞，也有些带脂粉气，周贻白先生说乔剧曲辞「已近雕琢，与元剧尚朴质、讲本色已有距离」（《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如果不是就整体而是就部分而言，这是正确的。

《扬州梦》三剧在后世流传较广，明人编刻的几种杂剧选集：《元人百种曲》、《古名家杂剧》、《杂剧选》、《古杂剧》、《古今名剧合选》、《改定元贤传奇》、《元明杂剧》等，都分别选收了这三本杂剧。本世纪四十年代，《金钱记》还被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译成日文，题为《元曲金钱记》，在日本出版。

四

在元及明清几代，乔吉更以散曲知名。元陶宗仪说：「乔孟符博学多能，以乐府称。」（《辍耕录》）朱权《太和正音谱》录元曲家一百八十七人，乔吉位列第五。李开先序刻《乔梦符小令》，也说：「元以词名代，而梦符其翘楚也。无问远近、识不识，皆知有太原乔梦符。」并将他与张可久比作唐代的李白与杜甫。王骥德又将他二人比作李贺和李商隐。清代的厉鹗更明

确地说：「仆犹好其小令，洒落俊生，如遇翁之风韵于红牙锦瑟间耳。」（姚燹《今乐考证》引）近人任讷认为这是「有体会语也」（《曲谐》）。乔吉在散曲上用的心力，确实不在其杂剧之下。他曾提出一个作曲的「六字法」理论，语见陶宗仪《辍耕录》：「曰：『凤头、猪肚、豹尾。』」用其理论来透视其创作，也就比较容易认识其散曲的艺术特色和艺术追求。

关于「六字法」理论，乔吉自己的解释是：「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串，意思清新。」（语见陶宗仪《辍耕录》）他的散曲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如「折桂令」《赠张氏天香……》：

月明一片细云，揉作清芬，吹下昆仑。胜浅浅兰烟，霏霏花雾，淡淡梅魂。这气味温柔可人，那风流旖旎生春。声迹相闻，多少余芳，散在乾坤。

开篇三句，色彩和意境确是十分美丽。接下数句，承开篇又作多层铺叙，以缥缈不定之物——「兰烟」、「花雾」、「梅魂」——极尽形容描绘。结尾「多少余芳，散在乾坤」，想象之新，出人意表，与起句「月明一片细云，揉作清芬，吹下昆仑」浑然成一境界。又如「折桂令」《丙子游越怀古》：

蓬莱老树苍云，禾黍高低，狐兔纷纭。半折残碑，空余故址，总是黄尘。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海气长昏，啼鸪声乾，天地无春。

这是首怀古之作。开篇写得很漂亮，以特征鲜明的自然物描绘出一派荒凉萧瑟、昏乱颓败的

景象，动态感极强。中间五句，空间的铺叙——状物：「半折残碑，空余故址，总是黄尘」；和时间的追忆——怀人：「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纵横交融，思绪悠远，气势颇大。最后三句，从局部的所见所思推展到整个天地宇宙之间，愤然有力。全篇由荒凉昏乱之景起，亦由荒凉昏乱之景收，一气贯通。

从这两支散曲可以看到，乔吉关于散曲创作的理论，绝非指文字技巧而言，根本点在强调创作要「意思清新」，这是他的艺术追求所在。所谓「意思清新」，除了指用语要出奇、有新意，不落俗套外，还包括立意要新，意象要有新意的含义。《赠张氏天香……》可谓这方面极典型的作品，此外，有代表性的是「水仙子」《咏雪》：「冷无香柳絮扑将来，冻成片梨花拂不开，大灰泥漫了三千界，银稜了东大海，探梅的心噤难推。面瓮儿里袁安舍，盐堆儿里党尉宅，粉缸儿里舞榭歌台。」以奇思异想赋予「雪」崭新的意象，其妙处不在唐人咏雪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下。在乔吉的散曲中，还常见到由「魂」字组合成的词语，其中出现最多的有「梅魂」、「梦魂」、「醉魂」、「诗魂」，例如：「忽飞来南浦娇云，背影藏羞，忍笑含颦。绕鬓兰烟，沾衣花气，恼梦梅魂。」（《折桂令》）《登毗陵永庆阁所见》「梅魂不许春摇荡，和清愁一处装。」（《水仙子》）《楚仪赠香囊赋以报之》「碧梧枝冷惊秋信，倩猴仙暖梦魂。」（《水仙子》）《赠常凤哥》「懒神仙，懒窝中打坐几十年。梦魂不到青云殿，酒兴诗颠。」（《殿前欢》）《里西瑛……》「桃花扇底窥春笑，杨柳帘前按舞。」

娇，海棠梦里醉魂销。」（《卖花声》《太平吴氏楼会集作》）「醉魂清爽，舌尖香嫩。」（《卖花声》《香茶》）「织湘江一片波纹，窄下闲愁，隔断诗魂。」（《折桂令》《隔楼所见》）「凉风醒醉眼，明月破诗魂。」（《红绣鞋》《书所见》）显而易见，「魂」在乔吉作品中已经构成了一种形象，一种新的意象。其无论是指自然物，还是指诗人自己，都有很强的象征性，飘逸、高洁、脱俗，是它的主要特征。上述引证中的「明月破诗魂」句，或许还是《红楼梦》著名联句「冷月葬诗魂」之蓝本。

乔吉在理论和创作上表现出的文贵「意思清新」的艺术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给元明戏曲的发展带来了某些影响。乔吉的主张，是对元以来散曲创作的理论总结，它出现的本身就就有新意，同时，这个理论的出现也说明散曲发展到乔吉这个时期，已到了精心打磨、讲究章法、追求立意以至意象的阶段，已由浅俗自然向文雅清丽的风格变化。所谓「凤头、猪肚、豹尾」，这已经是在用作诗词的手段来作曲了。历来，诗词家们都极注意诗词的起句。钟嵘论六朝诗人谢朓时称赞他「善自发诗端」（《诗品中》）。明诗文家杨慎也认为谢朓《暂使下都……》的起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可以「雄压千古」（语见李开先《词谑》）。李开先进而举出杜甫的「将军胜气雄，臂悬两角弓」和孟浩然的「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诸句，认为「可并谢作」，并说古来诗作「起句高者，可屈指数也」（《词谑》）。清文学批评家沈德潜推崇曹植的诗「极工起调」，说：「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如『高台多

悲风，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说诗晬语》」大体上说，乔吉总结的关于散曲写作的「六字法」理论，也表现了诗词创作中的这种艺术追求。

读乔吉的散曲，因作者在起句上的良苦用心，我们可以拾得诸多精美之句。如：「江声撼枕，一川残月，满目遥岑。」（「满庭芳」《渔父词》）「千山落叶岩岩瘦，百尺危阑寸寸愁。」（「惜芳春」《秋望》）「一声谁剪楚江云，秋色轻罗村。」（「小桃红」《扇儿》）「清风闲坐，白云高卧，面皮不受时人唾。」（「山坡羊」《自警》）「月明一片细云，揉作清芬，吹下昆仑。」（「折桂令」《赠张氏天香……》）「卷鲸川吸尽青云，曲妙重歌，酒冷还温。」（「折桂令」《张谦斋左辖席上索赋》）「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折桂令」《毗陵晚眺》）等等皆是。在结句上，也是如此，如「满庭芳」《渔父词》：「清江畔，闲愁不管，天地一壶宽。」「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归来后，一竿钓钩，不挂古今愁。」「船休缆，中流半酣，击楫下湘潭。」皆「急并响亮，含有余不尽之意」（《词谱》「词尾」）。乔吉最受后人称道的散曲之一「水仙子」《赠江云》：「白蘋吹练洗闲愁，粉絮成衣怯素秋。高情不管青山瘦，伴得阳一派流，寄相思日暮东洲。有意能收放，无心尽去留，梨花梦湘水悠悠。」已经完全是一首精湛绝美的诗词。散曲作到这种地步，的确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气。这种才气，是乔吉的散曲（包括戏曲）最合明人口味的地方。李开先说他的曲词，「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其烦，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姚燮